

□廖晓伟

凤凰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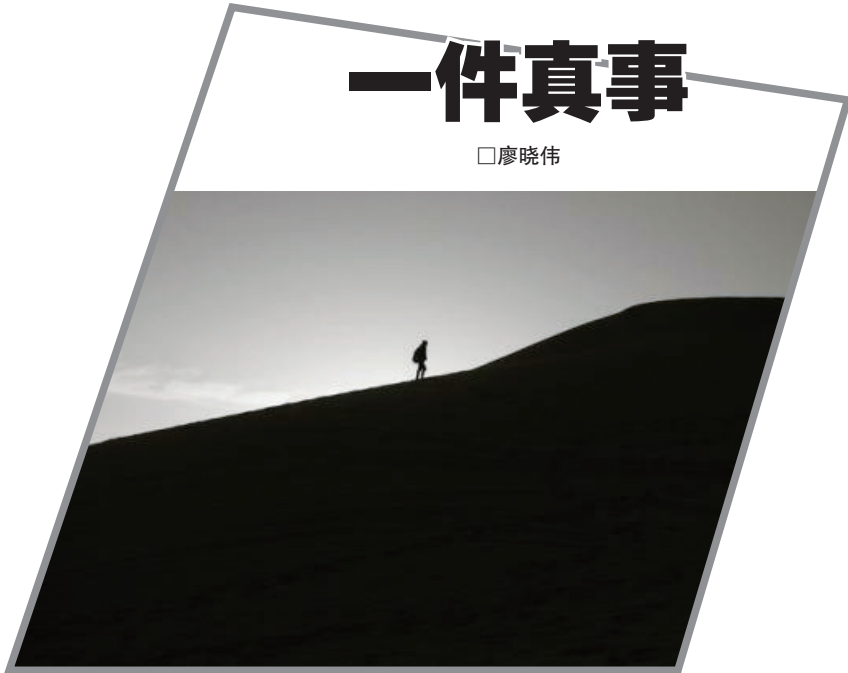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8

2018年12月29日

星期六

邮箱:
9213456266@qq.com□主编:郝良
□责编:李睿

年底了,很多单位都要搞个晚会。本地蓝天救援队找到我,帮忙写一个舞台小戏。

我对蓝天救援一向心存敬佩,欣然答应。

搜选素材时,他们都推荐了几年前冬季的一件事:连续一周艰辛的山地救援,终于找到了失踪者——一个年逾七旬、患有老年痴呆的老人。可惜找到他时,人已去世。

叙述中,他们多次为这位老人感叹,嘱咐我多写写他。

我很世故地、不屑地建议:要写就写你们自己,何必宣传别人呢?何况是一个已经死去的老人!心中暗想:如果是一位女郎,这个故事还能扯眼球些。

于是,我的故事框架主体,就是他们如何不畏艰险,不顾伤痛,跋山涉水,忍饥挨饿,一连五天(之前家属还自主搜救了两天),最终找到了失踪者。当然,为了更富于戏剧性和感染力,我将在适当的地方进行适当的虚构。而这,也是我的拿手“本事”。

事实上,这一次的蓝天救援行动,也的确十分特殊。虽然称不上可歌可泣,但也很是艰辛。“关键是前后的时间太长,茫茫大山,荒芜难行。特别考验意志力和耐心、信心。”队长说,“中途还差点放弃了,家属也不怪我们。”

第一天,自带干粮和水,冒着严寒,爬行到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老山上,无果。下午四点收队,下山。(因天黑后山上温差很大,会有安全隐患)

第二天,分成四个小组,四个方向,以山上早已无人居住、破败不堪的老房子(那是以前的村小)为中心,将三公里半径内的地方搜寻了遍,个个累得躺倒在地,无果。

第三天,通过调取监控发现,老人离开场镇时带着一把斧头。于是推测,他可能是到屋后的老山林去砍柴。这个山林有三百多亩大,杂草丛生,蛇虫出没,树干上还有动物擦痒留下的印记,这是野猪、狗熊等猛兽的领地。此外,因是石灰岩地质,天坑众多,深不见底,危险重重。但,依然无果。

全体都几乎陷入绝望中,老人的儿子说,他昨晚梦见老父去一户人家买猪仔。那户人家远在村小四公里外的荒山中,也早已搬迁。去不去呢?“去!哪怕有一丝希望,我们都不放弃!”队长说。

于是,第四天,疲惫不堪的万源蓝天救援队员继续搜寻,达州队和宣汉队也赶来支援,但依然无果。

第五天,搜救队员们都成了瘸子。天快黑了,忽然,队长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发现了斧头,顺着被折断的树枝杂草的痕迹找去,终于发现了老人的遗体。亲人们赶到后,第一眼没顾到看老人,而是齐刷刷地,为蓝天救援队员们跪下!

我的眼眶也有些湿润,更重要的是觉得,这个戏的高潮部分有了。

但,令我震撼的是,我收笔的时候,他们问我:“廖老师,你知道老人是干啥的么?”

我不屑地回答道:“不就是一个老年痴呆者么?这个,与本剧的主题无关。”

队长沉默了片刻,说:“他,是一个教师。那山上,就是他以前教过的村小……”

原来,老人年轻时,就一直在那山上教书。小小的村小,教了一辈子,直到退休。

几年前,老人患上了老年痴呆症,什么都记不清了。所住的山下的场镇虽不大,但却常常记不得家门,要别人护送回家。

但有一点老人始终记得清楚,那就是他教过的学校。“那是我的学校,我的学生呢。”他经常这样,喃喃自语。

几乎每一周,他都要独自一人,徒步回到山上,去看望“他的学校,他的学生”。其他路线他都忘了,偏偏去学校的山路,他十分清楚,从不会错。而此时,学校早已荒废,只剩残垣断壁,空无一人。连山上的住户,都全部搬迁下山了。

有村民说,经常在上山碰到独自上山的他,就劝他回去。老人则笑笑,固执地说道:“我的学校,我的学生呢。”

村民回答:“都空了!没有了!”

老人很是失望,摊开两手长叹一声道:“哦——”

但他还是不肯回头,继续往山里走。

直到天黑前,他才蹒跚独行,怅然而归。

一连数载,无论春夏秋冬,也无论阴晴风雨,他都如此。

家人和村民们都已习惯成自然,任他来去。

可这一次,老人踏上了不归之路,再也没有回来!

听到这里,我,无声地流下了眼泪。

于是,我写下了这篇文章。

但我却不知道该取一个什么标题,才能匹配。沉吟许久,想到鲁迅先生有篇文章,就是令他仰视的三轮车夫的那篇《一件小事》,不妨借用一下吧,就叫《一件真事》。当然这个“真”,并不仅仅是真意的意思。

如果你怀疑此事的真假,还可以去实地印证。地点:万源市旧院镇。老人的名字:唐富义。

2018,
凝望与惦记

□李晓



人类数百万年的光阴流转,珠穆朗玛峰上的积雪,一层又一层,到底又覆盖了多少年。在时间的苍茫浑厚里,有时忍不住感叹人类的卑微渺小。

这些年来,每到年关,我都要面对过去一年消逝的地平线,致以我庄重的注目礼,这已成为我养成的一种内心仪式。

2018,在这个世界上,又多了一些远行人,埋葬在了时间的废墟里。一些远行人,还是让我的心,难受与惋惜交集,当然也有感叹命运的无常与无序。在2018将要燃尽的晚霞里,让我喃喃着念出这样一些从未谋面过的离世名人:饶宗颐、王丹凤、师胜杰、单田芳、常宝华、朱旭、金庸、李咏……他们在世上走了一趟,与我内心的半径,总觉得有一些奇怪的因缘际会。在2018年的微信朋友圈里,这些人的离去,引发过无数缅怀感念,顿觉人心温润无比,常念活着美好不易。

有一句话甚是我入心,它大意是这样说的:一些人,如果你久久未联系,说不定哪天你就会丧失联系的勇气。而今朋友在哪里,他们大多在微信里闪烁着。2018年里,有个夜雨滴答的晚上,我清点删除了微信里的一些好友,很多人,都是在喝了一次酒后或路上碰头一时情绪热烈中互加了微信,也大多是在微信里点个赞的来来往往,很快就陷入荒凉。不过几个老朋友,我从没添加微信,我的理由是,在现实生活里有温度地往来,酒肉还得穿肠而过。

比如老付,他在200多公里外的一个深山边城做建筑监理,一个月不见我,就觉得心里有根羽毛在搔痒痒,有天血压高的老付庄重地宣布戒酒。后来一次见面,几个男人如鸭子埋在水里默默吃饭,老付突然抬头,深情感叹道,这酒啊,我们还是要喝一点。于是我们又端起了感觉已是久别的酒杯,一些平日里沉默的感情,通过酒后发酵,表达天马行空,不过有时也沉默下来无语而坐,然后起身各自回家。还有老侯,他有时请我出来吃饭,我刚刚答应过他又突然反悔了,索性关机。我有时就是这样一个人,下一秒就彻底否定了上一秒的念头,左右手互搏把自己搞得很是疲惫。有天见面,老侯批评了我,他说,你想想,我们乐观地估计一下吧,就算活到90岁,我们一年见一两次面,还能见多少次面?还有,即使你顽强地挺到了90岁,你就能保证自己不坐在轮椅上,痴呆了,认不得儿孙了,流着口水指着天上麻雀呀呀呀比划着搞不明白到底是啥意思。我觉得老侯的话真是语重心长,他是我多年以来的心理按摩师。与老侯这样的人来往,老炉火一样温暖着故人心。

2018年里,一些人眼袋垒积一些人腮帮子上鼓起了肉,一些男人发际线抬高,几个男人似乎是一夜之间就秃了顶。这一年秋天的早晨醒来,我在枕边发现了6根头发,我站在阳台把它缓缓抛向空中。其实人也如树,到了某个季节,是有落叶簌簌的。还有一次牙疼,疼得我怀疑动摇摇了人生,庆幸的是认识多年的医生朋友老陶帮我解决了牙疼之苦。

2018年,在都市的灯影里,我们到底又需要着什么样的精神烛火亮起,以此慰藉着时常漂泊的心?平常日子也显无聊,常常是间隔不到几秒钟的时间,又打量一下手机里的动态,可这样的浏览刷屏越是频繁,带来的焦虑往往也就越多。阅读,是一点一点聚集起我努力看清人生坦然迎接命运的光芒。我对一篇好文章,的阅读,大多还是依靠纸上进行,对纸的摩挲本身就是一种温度,它似乎与沉淀的心更容易贴近。这一年的阅读有些慢,有些暖,一如望到了从前天色。

2018年,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我爸还是坐在那把老藤椅上时常翻看着家里的老影簿,我妈还是常常半夜里爬起来,在柜子里收拾旧衣裳磨磨蹭蹭等来了第一缕晨曦。我走在路上,有时想起妻的模样,冲动之中想把她拥入怀中认个错,平日里我的一些指责和抱怨你就当作轻烟散去,这一辈子我们就好好活下去。

2018年即将远去,在我的生命纪年中,它是普通的一页,没有轰轰烈烈,没有惊涛骇浪,没有用尽全力,其实这正是我需要的。每一天早晨出发的姿态,都如晨风中掀动的大鸟翅膀,每一个夜晚的降临,归航者都有港湾平安抵达。

愿来年也如是。